

卷
二十
三

青學齋集

青學齋集卷二十

新陽汪之昌

宋太祖欲令武臣讀書論

昔漢高祖起布衣摧破嬴項一時禽渠敵愾韓彭英盧
爲尤著鮮以功名終法網少密抑亦矜功伐能諸武臣
自取之歟宋史太祖紀建隆三年上謂侍臣朕欲令武
臣盡讀書其云通治道之說誠正其實保功臣之計獨
遠也夫武臣者有事則執干戈以衛社稷無事則訓士
卒以嫻技勇以此爲循分供職之常餘非所當知而宋
太祖之武臣大都比肩郭氏之朝忽焉露刃樂推策太

尉爲天子論其始本無名分可言欲其後各遵臣軌而無違束縛之馳驟之暴戾恣睢之積習安所得應時遽馴況乎五代之季名教塗地不識經典爲何物當日號爲文臣若范質陶穀相顧而降階列拜禪詔立出於袖中回面易主視爲固然聖經賢傳之大義曾未窺其萬一奚論武臣人第見太祖以乾德建元沿襲王衍舊號謂作相須讀書人重儒者由是始太祖知文臣不讀書所失雖止文字之末已貽笑於嘗讀書人況武臣類多獷悍當夫效命疆場誠有不可多得幸而功成朝廷酬以尊榮安富亦固其所而欲敗度縱敗禮隨在流露於

不自知漢高祖時羣臣飲酒爭功拔劍擊柱唐太宗時
尉遲敬德矜功爭坐至毆皇叔道宗非必目無法紀也
麤鄙其性質意氣所激率然行之於此而眷念舊勞何
以申國法於此而立置重典何以解寡恩朝廷情法幾
至兩窮孰非不讀書之武臣爲之耶書也者述古先聖
王之道綜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等威之辨綱常之防
尤反覆稱道而不厭愚者讀之則可牖之使明彊者讀
之則可劑之以柔曉然於天經地義之不可逃益惕然
於貴極富溢之不可常父詔兄勉之詳懇當展卷時正
不啻聞其聲而提其耳矣自來帝王保全功臣首推東

漢世祖夷攷一時佐命鄧禹幼卽受詩馮異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賈復習尙書耿弇少學詩禮祭遵少好經書史策具詳凡諸躍馬橫戈之士罔非經經緯史之儔故得係茅土畫雲臺可知立功而善於終咸由讀書以善其始宋太祖之令武臣讀書殆以武臣雖不知書於先時不難補讀於今日命意所在顯然矣厥後范仲淹以春秋授狄青卒成宋代名將有以也夫

宋太祖久任邊將論

宋太祖鑒唐季彊藩據地爰收方鎮兵權後之論者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

破至一縣則一縣殘吾謂太祖固見及於此故變易其
制於內地未嘗不陰寄其權於守邊卽其任邊將者可
以知之矣以宋之疆域論靈夏諸州據於羌戎燕雲十
六州割於契丹當時號爲邊地者大都在西北一帶而
太祖朝將帥見史策者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
凡十七年郭進以洺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
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年厯任之
久異於唐之藩鎮幾希太祖謂邊寇內入非世襲則不
克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爲防設
或叛渙自可理討縱其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矣況復

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是太祖之於邊將自信操縱在掌握中特與久任莫非周慮曲防之所寓以定邊者安內長守其法而不變何有後來胡馬之蹂踐中原且夫江南李唐南北兩漢若閩若蜀隨時命將出師亦既所向有功一一芟夷而傾覆之於此而乘勝兵賈餘勇區區虜孽之在趙家土諒不難掃塵跡而滌腥聞而乃不納曹翰之策別爲封椿之庫一若非吾所能而姑備是說者是非以幽州之境等諸大渡河外也太祖久厯兵間深知謀人國邑以識地形得人心爲大要燕雲割自石晉中朝置不過問水陸之夷險懜如非若諸僭國

所佔踞案之圖籍參之覬謀熟籌戰守進退之方略也
其人淪棄化外已久積沾染而相雜羌夷之習氣據傳
聞而或苦王法之拘束其得問起居望顏色者邊將耳
果於發號出令之際曲盡開誠布公之道廣招來者幾
何年樹風聲者幾何年其暇復攷詢夫險要參驗夫虛
實萬一行師道路皆如夙經具壺箚以迎勞隨屬不絕
事固非異人任要亦非不久可得矣今夫一郡之守一
縣之宰所統屬猶是編戶小民止此千里百里之間所
治理不外乎獄市錢穀而議者猶謂存一官傳舍之見
於一方利弊必不能有興革所謂循良風績端由久任

而來況邊將當中外之交尤安危所係乎嗟乎折氏襲而府州存繼捧朝而夏州失宋初之事任邊將者可以鑒已

寇準退契丹論

宋眞宗景德元年契丹大舉入寇內外震驚寇準進親征之策眞宗遂幸澶州契丹卒請成而退世咸以契丹之求和由於宋主之渡河吾謂準顯以親征者作士氣實恐以避狄懈人心也夫契丹乘五代疲薶之際蹂躪中土如人無人之境中朝帝主媚之則冊立於上否則囚繫以去非眞契丹之鋒不可犯勢不可當也由其冊

立者自知取非其有特借契丹之先聲以暫懾中原之
不服耳觀於周世宗收復三關契丹旣未能抗拒於前
又未聞興師以報況宋自太祖太宗以來削平區宇整
飭武備聲靈又甚赫濯乎史言契丹縱游騎深祁間準
識其狙我宋已窺見其隱預爲之備此時突圍瀛州分
犯貝魏果令傾國南下侵新造之宋彼旣客則事旣判
乎勞佚矣攻多方則兵適形其單薄矣當時宋之石保
吉王超高瓊輩勛臣宿將豈不足以當一戰富弼告契
丹澶淵之役章聖皇帝若從諸臣之請北兵無得脫者
事後之語或近鋪張而布置之嚴密攻戰之餘裕契丹

之眾雖盛恐未必操必勝之算也特恐王欽若陳堯叟
遷都之說見從將車駕之行甫動於內而將士之心必
懈於外卽以軍事委準專決欲收拾已渙之人心以抗
禦方張之寇敵幸而阻其南下而河以北恐非復趙家
乾淨土矣準之請幸澶州隱示三軍以萬乘之主必不
輕於臨戎可以決寇之無能爲而拒敵之心益壯翊戴
所奉而致不安其居當有恥國之竟無人而忠義之憤
益激決以親征方可退卻夫契丹特以不親征不敢信
契丹之必退耳契丹勝則進敗則退此事勢之必然真
宗北巡在十一月是年三月威虜軍守將破契丹於長

城口追北過陽山斬獲甚衆閏月契丹統軍撻覽攻威
虜順安軍三路都部署擊敗之斬偏將獲其輜重高繼
祖率兵擊敗契丹數萬騎於岢嵐軍其他若北平砦威
虜軍合兵大破契丹矣保莫州威虜岢嵐軍及北平砦
皆擊敗契丹矣其時眞宗尙未出也卽謂帝次澶州而
薄城之敵騎擊斬太半可見士卒之益用命然而契丹
攻瀛州者知州李延渥率兵敗之逼冀州者知州王嶼
擊走之眞宗未嘗駐其城也可見準之退契丹非以君
上爲孤注也

讀宋史富弼文彥博傳書後

攷宋史富弼文彥博於至和初同日入相士大夫皆以
得人爲慶則同負重望於當時傳言弼居相位百官任
職而一再使北有以折服虜廷則治內治外各有成績
彥博綜理庶務雖精鍊少年有不逮而王則之反彥博
至旬日平之則揆文奮武無施不可讀本傳所記述弼
與彥博之相業俱卓有可稱案弼傳謂其爲相守典故
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吾謂傳公議而無
容心一語彥博差爲近是彥博之進昭文館大學士也
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雖貶而
彥博亦罷厥後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

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因臺官之疏請彥博助爲解釋夫非不參恩怨之成見歟弼以范仲淹之薦而進仲淹以爭廢后謫外弼疏言宜還仲淹此猶可謂秉正論也聞見錄弼再使契丹以口傳之詞與國書不同馳還奏言政府欲置諸死地呂夷簡謂恐是誤當令改定晏殊亦謂夷簡決不肯爲此誠恐誤爾弼卽怒謂晏殊姦邪黨夷簡案殊傳爲相務進賢才弼亦與進用之中又不獨爲殊女夫然猶謂恐敗國事也韓琦歐陽修厯事累朝綜計生平施設粹然無愧安社稷臣

名臣言行錄弼在中書與琦論及宰相起復視事之非
後詔起弼於居母憂時卽引韓言爲辭自此二人稍稍
有隙光獻皇后之撤簾弼怪韓琦不關報有魏公欲致
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陽修議追尊濮王弼言歐公讀
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又見
英宗面奏云云自此遂與魏公韓公絕夫卽此兩端論
韓歐初非出於自私自便以爲身家計故當時公議未
嘗見非弼因而絕不與通近於逞一時之氣矜輕棄道
義舊交安得謂未嘗容心以視彥博有間矣大抵弼秉
性近於激直彥博處事濟以權變觀其鞠黃德和之獄

亟先具案以拒他御史翻獄之謀禁卒誣告都虞候謀
變彥博必俟劉沆判狀尾而行誅卒異時沆擅斬告反
者之讒卽以其判塞其口聞見錄彥博留守北京傲慢
如李穰先以揚言者俾警惕繼於客次間以挫抑卽急
之汪輔之屢以白公事者示簡率復以藏御批者示含
容縱未必中無成見要無乖於公是公非南豐雜識仁
宗嘗謂彥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今復來恐多顧
慮旣而彥博果不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俦爭塞河事
彥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罷之弼亦竟以多顧慮少所
建明知臣莫如君洵爲富與文之定評蓋一則晚年而

信直道之難容一則晚年而尙思以才自見也作史者以二人相伯仲編其傳於同卷因參取二人事迹見他書者牽連書之於後

崔公度感山賦書後

宋史崔公度傳歐陽修得所作感山賦以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卽付史館是此賦甚見重於時案孫君孚談圃崔公度作大行山賦以大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略撮所賦大行形勢及據險者之因利乘便以備觀覽因學紀聞引賦言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畝反減賦七十一萬